



屋顶观鸟

范墩子

现在，我就在我家的屋顶上坐着，头顶盘着很多树枝，那群鸟就卧在里面对我唱歌。我追了它们很久呢，从沟野里追到对面的梁上，又打对面梁上撵到我们村子里。它们落在我家屋顶上方的树枝上，叽叽喳喳就唱开啦。它们似乎已唱了几百年了，唱得村上的人跑了一波又一波，唱得墙上的土都往下掉呢。

夕阳下的村子太落寞冷清了，很多院落都被荒草和小动物给占领了，墙也快倒了。村头的哑巴老人把那些快倒了的土墙都用木棍给顶住了。但我看是撑不了多久啦，只要鸟儿再这样唱上几年，或许是几个月，它们就全倒啦。它们从废墟中来，又以废墟告别这个世界，这便是它们的宿命吗？

我甚至产生疑问，那些老院真的住过人吗？那里真的就曾有过热腾腾的生活吗？我不相信。那群鸟儿也不信，你听听它们的歌声，多么忧伤，多么干净，多么叫人心碎呀。仿佛这个村子跟它们就没有一点的关系，它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，是打另一个世界赶过来的。它们到我们村子里，只是来为这里唱上一首悲伤的哀歌。我真恨这些鸟儿，但我又舍不得赶它们走。

鸟儿来了，又走了。鸟儿走了，

鸟儿的歌声却没走。鸟儿的歌声就盘在村子的上空，随着炊烟和大地上的风物，一同生生死死，飘荡着，哭泣着，风都吹不散呢。在村子里，每逢见到一群鸟儿从头顶飞过，我总会倍感亲切，总会感到我的村子还没有消亡，它还活着呢。一个村子如果连鸟儿都没有了，恐怕早已成为一片废墟。废墟会成为鸟儿的王国，而非生动的一群鸟儿。

我多次逮过鸟儿，并把它们关在我的铁笼子里，希望它们日日夜夜在里面为我唱歌，不再飞走。我受不了那漫长的冬季，我希望它们在笼子里永远陪着我，听我的梦话，听我倾诉埋在心底的故事。被我逮进笼子里的鸟儿，却不像家鸽那般好伺候，它们不吃不喝，连歌也不再为我唱了。两日后，有只鸟儿就死在了笼子里，余下的鸟儿依旧如被囚的犯人样呆愣地蹲在里面，眼里充满着绝望。

它们在向我抗议，向关押它们的铁笼子抗议。笼中的它们就如同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。那时候，我感到罪恶，感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，当我将那只还未被饿死的鸟儿放出来的时候，它们的腿都僵了。站在笼口，它们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才扑棱棱

飞走了。它们那仇恨、绝望的眼神令我永生难忘。也是在那时候，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逮鸟儿，现在我向它们忏悔、道歉。

那只死去的鸟儿被我埋在了家门口的桐树旁边，它原本属于天空，是神灵派到人间来的自由使者，现在却因我的过错，永远失去了自由。也是在那天以后，我爱上了鸟儿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心里就住着一只鸟儿，于是，我就常常跟在一群鸟儿的后面，追着它们飞，然后坐在树杈上，静静地听它们唱那忧伤的情歌。再往后，我跟村子所有的鸟儿都成了朋友，它们不再害怕我。

有时当我还在屋里睡觉的时候，它们就已飞到庭院的竹丛中，叽叽喳喳地叫我起床了。渐渐地，我成了鸟儿中的霸王，每当我走到门前的沟野里，成群的鸟儿就会跟着我，在我的头顶上飞来飞去。它们在沟野上空飞翔时，我就躺在荒草里睡大觉。有它们和它们的歌声在，我便不再感到孤单。鸟儿是能认得人的，尤其是那群常常飞到我家庭院上空的鸟儿，跟我亲近得很。

在沟野里，我认识了更多的鸟儿，很多鸟儿我是叫不上名字的。每当我躺在寂静的荒草丛

里，鸟儿就会坐在附近的柿子树上为我唱歌。风从坡上扬起时，鸟儿唱得更欢了，干硬的冷风中，牧羊人瑟缩着身子，把羊群往回赶。风把荒草吹得呜呜响，哭着把那些小动物往地里吸呢，发怒着的沟野让人感到恐惧。但鸟儿的歌声却让整片沟野活泛了起来，牧羊人不再感到孤寂，躲在洞里的小动物也都感到了温暖。那时候，我就坐在沟边，吸溜着嘴，学鸟儿唱。

一群鸟儿就是一堆神秘的故事，每一只鸟儿，都是沟野里独一无二音符。躺在屋顶的青瓦上，听着鸟儿那悠扬婉转的啾啾，我感到昏昏欲睡。现在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偏远的北方小镇上，我就是一只从深山里飞来的鸟儿，我把欢乐唱了出来，也把心中的悲伤唱了出来。现在我就从屋顶爬上了树杈，树上的鸟儿就带上我一块儿唱开了，我们唱啊唱啊，唱得月亮都在一旁鼓掌呢。



到很多？”邻居大哥笑着说。他还告诉我将连翘时，要向上看、向下看，要看容易被忽略的低处。

想不到将连翘的门道这么多！我坐在林间树下歇息，抖了抖头上的草木屑，磕了磕鞋子里的泥土。偶尔看到几株鲜艳的山丹丹隐于树下，花儿开得正艳，柔弱狭长的茎秆努力向上，鲜红的花瓣外卷，色泽鲜艳，优雅淡然，给人一种清新脱俗之感。我振奋精神，继续我的劳作，不经意间看见有一两个蝉蜕紧紧地贴在草木枝叶上，我赶紧把它们收入袋中，算是意外之获。

依照邻居大哥所讲，遇到缠在树上的枝条我就使劲拽下来，果然发现上面有连翘。大哥还多次把自己发现的繁茂处连翘让给我摘，让我那颗不够坚强的心深受感动，渐渐地我的袋子不再那么瘪了。

“这有一树拐枣子，快去吃！”听到喊声，我就向大哥那儿靠近，走上前大哥笑着递给我一把，我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，一丝甜味在舌尖蔓延……这时，大哥又开始了他的生活体验：将连翘是个苦活，但只要坚持总会有收获，十天上坡九不空就是这个理！不知不觉间，劳累了一天的太阳隐身于西山，我们也开始准备下山。

“收连翘啦，收连翘……”山下的喊声像日出日落一样自然。归途中人们嘻嘻哈哈，身影是疲惫的，但眼神里却充满了欢乐。这次将连翘，我不仅见到了花儿的神奇，感受到了林间的美好，还体会到了坚毅和分享的快乐！

致敬老师(外一章)

王军贤

一根神圣的教鞭，如你灵魂的宣言。把眼睛扩展成黑色的土地，把信念植入辉煌的岁月。你优雅地站立着，以一棵树的姿态。

激动而高昂的教鞭，旗帜般扬起，在三尺讲台导演四季。目光抚过那片莹洁的心地，感受意气风发的气息。秋天学会了思索，用热切的语言，唤醒你难忘的回忆。

没有在某个早晨或某个黄昏昏落。秋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你又重新抖开新的话题。不忘初心地耕耘，台下无数双智慧的瞳孔，便是听众……

我想起一个火红的季节，想起一首忐忑不安的小诗。没有叹息和泪水。面对丰收的渴望和憧憬，面对破土而出的绿叶，你美丽的沉思，变成了深情的陶醉。

在线条丰腴的秋天版画上，此刻，没有一个音符不在唱着收获……

想起老师

老师守望那片土地，奏响奉献的歌谣。那支歌在风中郁郁葱葱。在夜不能寐的夜晚，在掩卷沉思的时刻，在激情横溢的笔尖。老师的呼唤，直入心扉。

老师呼唤着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走进金秋的原野，那支歌走进了记忆。莘莘学子走向远方，去追逐梦想。前路很长很长，一路上有未知的风景。

走过了迢迢岁月，时光筛掉了许多东西，但有一句话，在我心中久久激荡，却一直没有对老师说。

漫天的星星闪烁，洒下来总是那束温暖的目光。迷茫时总有一双慈爱的手，给予我们坚定的方向。

不想老师的时候，老师离我好近好近。想起老师的时候，老师离我好远好远……

访恩师

田家声

人到中年之后，阅历多了，见识广了，那些有恩于己的人常常令人怀念不已，比如老师。

50多年前，我就读于原商县第四中学，时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小伙，20来岁，中等个子，黑里透红的脸庞上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嘴角时常带着温柔的笑容。他的课教得蛮好，待同学也不错，尤其是学习好的学生他特偏爱。我从小喜欢语文，尤爱作文，因此经常受老师表扬。转眼3年就过去了，中考我名落孙山，没能考上高中，从此与老师分离西东，多年没有任何来往。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大概因事业冗繁以及建立家庭之后的拖累，渐渐把那些不该遗忘的也遗忘了，比如老师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事业成熟了，儿女们也相继成家立业了，身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。于是，我的思念老师之情愈来愈烈。有一年，在商洛的初中同学聚会于商州大酒店，怀念及谈论最多的也是昔日的老师，特别是我们的那位班主任——张申民老师。

大千世界，人海茫茫。几经打听，终于从一位熟人处得悉，张老师住在商州板桥镇一个叫五一村花台子的地方。三月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趁着桃红柳绿、莺飞草长的的大好时光，我与一位友人乘车越过黄沙岭至店门下车，顺一条山道苦苦跋涉，寻寻觅觅，下午1点多终于登上了花台子。见一山四居住有十数户人家，遇一老者，遂施礼打问张申民老师家在哪里？老者指着路旁一上锁大铁门言那就是张申民之家，说上午与内人过岭背后行人情去了。闲聊间得知张申民已经80多岁了，昔日并未教过学。但我们的张老师满打满算不过七十有五，再问后，老者告诉我们倒是有一个张申民，家住杨山张院，听说年轻时教过学的。扫兴，搞错了，原来此张申民非彼张申民，都是同名同性把人害！便问，杨山在何方？老者遥指对面山梁曰，那座山背后另一条沟，就是杨山所在。于是，赶紧下山，从原路退出至板桥下湾，沿另一条山道苦苦跋涉，寻寻觅觅。有道是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下午3点多，我们终于寻到张申民老师家。

老师卧病在床，我们在榻前叫了声张老师！并自我介绍了我们的姓名。老师勉强坐起，说记得记得！50多年了，做梦也想不到你们会到山沟沟来看老师。我立刻拿出一张那年同学聚会时的合影，指着上边的一个个同学，现如今，他们都已人过中年了。我边指边道出姓名，说某某是政协主席了，某某是环保局局长了，某某是作家了……老师用手擦了擦模糊的眼睛说：“变了，变了，都有出息了，却一个都认不出来了。”只是一旦提起名字，老师还能回忆起昔日他学生的风姿，并如数家珍地说出各人的性格特长。闲聊中我们得悉，在那个年代，老师还有过一段不幸的岁月。无情岁月催人老，瞧一眼老师饱经沧桑的脸上被风刀霜剑雕刻的沟壑印记，苍苍白发间隐喻出岁月的曲折艰辛，我们的心里油然而生几许同情和悲凉。

离别时，我们紧紧握着老师的手说：“请多多保重，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看望您，祝老师早日恢复健康！”老师勉强支撑着病体，拄着拐杖把我们送到门口，眼含泪水说：“多谢了，再来呵！明年4月樱桃红时，来吃樱桃，我家门前屋后满是樱桃树呢！”

捋连翘

倪双民

“收连翘啦，收连翘……”夏日午后，太阳的余晖抚摸到山尖的瞬间，山路上便传来阵阵呼喊。归山的人们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挎着鼓鼓囊囊的各色袋子，钻出林梢，跨过溪流，攀上路沿，来不及待将一天的辛劳兑换成红红绿绿的钞票。

入夏以来，连翘逐渐成熟，随之就有商贩来乡下收购，并且价格明显高于往年。这就使得每天上山采摘连翘的人络绎不绝，男女老少都在向山上汇聚。在家闲暇，我也萌生了上山采摘连翘的想法，便和邻居大哥相约第二天一并上山。

第二天一早，当我睁开朦胧的双眼，看到妻子已经在忙碌地为我准备早餐。刚刚端上碗，邻居大哥就在院坝边喊起来：“走，上坡！”三两口喝完一碗拌汤，拿了两个馒头，提了一个大口袋，急匆匆跨出门。妻子追上来，递给我一个装满水的瓶子，并不断叮嘱：“不要上陡峭的山崖，不要攀过高的树枝，不要钻太深的草丛……”妻子的话还在耳边继续，邻居大哥的电动车已经启动。

一路上，急着赶山的人犹如赶集般接连不断，有开三轮的，有骑摩

托的，也有迈开两腿步行的；有几人结成一伙的，也有单枪匹马独自为营的。不论咋样，人们的眼中都布满了阳光，心中充满了希望，期望着今天能有一个好运气——采摘到足够多的连翘以换取更多的钞票。

行进中，邻居大哥开始谈论上山的一些趣事和见闻：有人遇到蛇被吓了一跳，有人扭伤了腰不得不住院治疗，有人不小心摔了跤把袋子里的连翘撒在草丛中怎么也找不到。连翘已经收了一个多月，山上基本被人翻空了，要将连翘就要寻一般人不容易去的山洼背坡，才能多捋一些。我是第一次上山，就仔细听着他的经验之谈。

十多分钟后，邻居大哥把电动车停在山下一户人家的院落，与主人打过招呼后开始从屋后的小道上山。山道上杂草丛生几乎看不到路面，我跟他身后小心翼翼地前行，随着山路蜿蜒，山体明显陡峭了许多，山林树木荆棘也更加繁茂。

我紧随其后，低头弓腰在林子中穿行，脚下厚厚的枯枝散发出腐烂已久的味道。邻居大哥灵活地在林子里穿来穿去，一会儿攀着山崖，一会儿抱着树身，一会儿揪着草根，轻松自如，犹如一条鱼在海

底林立的确石间自由穿行。他身后的我，呆滞而笨拙，不小心就会滑倒，有时手中的袋子还会被树枝或藤条紧紧缠住，这时，他不得不停下来等一会儿或者拉我一把。

林子里静悄悄的，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叫。在行进中，他总能从别人采摘过的枝条上摘下三五颗连翘果，而我连一颗也没找到。他告诉我不能总跟在他身后，这样是摘不到连翘的，要错开位置，但也不能离得太远，林子太深相互看不见，因而隔一会就要呼唤对方的名字，以免走散。

听从吩咐，我开始自己寻找，每见到连翘的枝条我就瞪大双眼从根到梢细慢寻，有时需要把枝叶翻个身才能发现零星的几颗，赶紧掐下来放入袋中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别人翻过多遍的林间寻找遗漏的零星颗粒，有时偶有收获，大多时候则满眼失望。

时近正午，气温升高，林子里开始闷热起来。我们脸上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流，衣服也紧贴脊梁，头发里落满了细碎的草木屑。

“走，回！”我说道。“就没捋下连翘么，回啥回？你这样回去，人不笑话才怪。捋连翘是拿功夫熬的，哪能一下子就捋

商洛山

(总第2496期)
刊头摄影 王尚峰

